

赵景深著：

文坛忆旧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

文

士

性

||

走

十

8

身

刊新作創

舊憶壇文

趙景深著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



文壇憶舊 實售

作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 小 峯

發行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五四號 北新書局
電報掛號四九九五號

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廣川重慶 北新書局
西安洛陽廣州

(會集家作個一看參)

影合美赴禺曹舍老送歡協文



謝東平 趙景深 郭紹虞 黃佐臨 李健吾 吳祖光 丁英 夏契以霖 趙家豐 吳致衡 江宋之的 嚴致易 華林 戈賓繼 袁永柏 陶 亦代葉聖陶 唐弢 徐調孚 王辛笛 姚蓬子 徐耐南 曹禺 顧仲樞 費正清 黃嘉德 許廣平 張駿祥 黃嘉音 陳伯吹 鳳子 柯靈 楊云慧

DD 02/05

目次

上卷

郁達夫	一	王文顯	五四
魯彥	七	顧一樵	五七
茅盾	一八	曹禺	五九
紫聖陶	二二	袁俊	六六
許欽文	二九	宋之的	六八
何冢槐	三一	吳祖光	七三
竊洪	三四	向培良	七六
聞一多	三八	舒灝	七八

C F 四三

目次

夏丏尊	八一	山城文壇漫步	一三八
謝六逸	九一	立煌的戲劇節	一四三
耿濟之	九八	文藝的離去和歸來	一四七
洪北平	一〇六	上海文藝界的一個盛會	一五二
柯靈	一一一	一個作家集會	一六三
崔萬秋	一一四	一年來的文藝界	一七八
川島	一二七	聊人對於新文學運動的貢獻	一九九
錢鍾書楊絳夫婦	一一九	現代作家生年籍貫祕錄	二〇三
四位女作家	一二三	現代作家的賀年片	二一一
下卷		書默溫夢錄	二一四
抗戰八年間的上海文壇	一三一	現代中國文學書目	二二二

郁達夫

許久不曾聽到郁達夫先生的消息，去年秋在立煌報上看見消息，說他已經去世；前幾天中央社也有消息說他不在人間了。我們希望這消息是不確實的，並且希望達夫先生親自写信告慰文藝界的朋友們。

「民主週刊」第十四期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的「南洋通訊」裏說起郁達夫先生，大約是最可靠的：

「郁達夫在日軍投降後失蹤了。關於郁，在流亡中，他表現得非常進步。就只偶然講了幾句日本話，被當地憲兵部叫去當翻譯，不過憲兵並不知道，他是星洲逃來的郁達夫，只知道他是會講日本話的當地華僑。他誠說從前在蘇島販賣日貨的。那些憲兵很相信他，所以他知道他們的事情很多。就因為這樣，日軍投降

後，來這毒計，大約借此消滅人證。」

看來達夫是凶多吉少了。倘若是真的，那末他可以說是爲國犧牲，值得我們與以最大的欽敬。想不到一個感傷的詩人，竟死了這樣一個壯烈的死。

郁達夫先生是創造社的中堅，中國新文學運動初期的重要人物。各種新文學史如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李一鳴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等，對於他都有詳細的評介。

我會用鄒嘯這一筆名，替郁達夫編過一本「郁達夫論」，由北新書局出版。像這樣的書，我的這一本已是第三本了。第一本是光華書局賀玉波所編的「郁達夫論」，差不多他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供給的。所以他在跋文裏也提起：「趙景深先生供給我不少的材料」。第二本是現代書局素雅所編的「郁達夫評傳」。

我在「郁達夫論」前，寫過一篇序，是這樣的說：

「郁達夫先生的名，將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永垂不朽，無論評者是怎樣的稱譽他，或是指摘他，這都沒有什麼關係，他那獨特的作風已經表示出他將屹然地存在。誰也知道，他的作風是淒清的、愁苦的、感傷的；他所常寫到的是女人、酒、煙以及眼淚，還有那『幽幽的說』。他所喜愛的詩人是黃仲則和厲鶚，他所影響的小說家是王以仁、葉鼎洛以及夏萊蒂。他所譯的『小豕之伍』幾乎是他的創作，因為那些外國人所要說的話正也是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雖然他受別人的影響，也影響到別人，他還是有他獨特的作風。我們看他的作品，即使掩了他的名字，還是可以知道是他的，不是別人的。」

「因為作者善以窮愁潦倒的生活引起讀者的同情，所以是浪漫主義者，倘若廣義的把文學分為寫實的和浪漫的話。因為浪漫主義注重的是情感，而自然主義却是不動情感的。我們普通有一個觀念，以為詩多偏於浪漫主義，小說多偏於寫

實主義，大體是不錯的，但郁達夫決不是寫實主義。固然，像英雄與美人爲人物的司各德的傳奇，不會在達夫的小說中出現，但把達夫的小說當作詩看，則不啻就是他自己所介紹的瓊生和黃面誌的一羣人物。「她是一個弱女子」可說是自己出現得最少的，但他對於變態性慾的興趣和他的盡力描寫，誰也看得出就是這本書裏也顯出了他的偏嗜。

「像這樣一個得到廣大讀者的作家，在替他刊行全集的書店裏，沒有一本論到他的書，而光華和現代倒都爲他出了郁達夫論和郁達夫評傳，這實是一個遺憾。可是因了這個遲延，可以搜集得更完備一點，却也未始不是讀者的便利。這本小書裏共收三十五篇文章，其中有二十一篇是從來不曾經人搜集過的，也就是說，有三分之二是新的材料。最早的連十年前（一九二四年）的晨報副刊（彭基相、殷公武）和京報副刊（萍霞）也被選到這本結集裏來，最新的則爲現代、

夫達都

海潮、創化、星期學燈、繁茜、新月等刊物上的批評，一直搜到今天為止。」

至於我與達夫私人的交誼，可說極淺。在年齡上，我比他小幾歲；在趣味上，我與他不盡相合。但有一點，我與他却有同嗜，那就是在無聲片時代，他與我都喜歡看文學作品編成的電影。我在「文人剪影」上曾有一段這樣的敘述：

「達夫喜歡文學，因此，也喜歡看文學作品編成的電影；這與我有同嗜。我們只要看他的達夫日記集中屢載看文藝電影的紀錄，便可相信。爲了這種癖好，甚至連極小的戲院也要設法尋覓着進去觀光的。有一次我到武昌路的武昌大戲院（這戲院早已停業了）裏去看賈克珂根主演的賊史，原作者是英國大小說家狄更司，湊巧就遇見達夫和他的映霞坐在後排。我照例是戴着不大合光的近視眼鏡到不大有人坐的最前面幾排去。就在那一天，奧迪安影戲院（現亦停業）也開演狄更司的雙城記，我問達夫去不去繼續連看，他搖了搖頭，可見當時我的熱狂

比他還要高，我甚至把看過的文藝電影說明書按照作者姓名的第一字排列起來，夾在一本講義夾裏，約有百張左右。但是，這興趣維持到三年前我就停止了，因為一來我預備專研中國文學，二來文藝作品所改編的電影每與原作不相符合；我看電影的本意祇是爲了偷懶，好像看過電影以後就可以不看原書了。這麼行呢！所以我的第二個偷懶的主意是希望有一個合於我的理想的劇院，把歐美的戲劇一一作系統的介紹，例如易卜生演上個把月，蕭伯納演幾個星期。不過這樣的理想也祇於是理想罷了，事實上我們還是不能不躲在書齋裏看劇本，在腦子裏吃力的幻想着幾個人的對話和動作。」

達夫的著作，最早是一本「沉淪」，由泰東圖書局出版，外二篇，作爲創造社叢書之一。此後他的著作曾由開明書店出過一部分，最後纔全部移歸北新書局。創作有「寒灰集」、「雞肋集」、「過去集」、「薇蕨集」，似乎小說、

散文、雜文等雜揉在一起，另外兩本論文集是「奇零集」和「敝帚集」，長篇是「迷羊」和「日記九種」。達夫有意把全集重加編訂，去蕪存菁，已成「達夫短篇小說集」二冊問世，可惜未竟其志。至於在光華書局所出「小說論」和在商務所出「文學概說」大約是他在安徽大學、武漢大學等處的講義稿。

魯 彥

前年我在安徽立煌，看見安徽日報上載有「文星殞命」的消息云：「頃據中央社電，名作家王魯彥氏業已病逝桂林。按王氏久任中學教師，平生創作態度極為謹嚴，戰後主編文藝雜誌，對於文化工作，貢獻尤多。去歲十二月，文藝雜誌三卷一期載有氏之啓事，聲明因病辭去編輯職務，退養鄉間，遽意終以不治長逝，

死年僅三十餘歲，從此文壇宿將又弱一個了。」

按王魯彥，浙江鎮海大碇頭鄉人，卒時四十四歲，並非三十餘歲。贛州青年報曾為魯彥出過紀念專號，並徵求款項救助遺孤。夫人覃谷蘭曾在福建的聯合週報上寫過一篇魯彥的病況，大約是肺病。他們住在衡陽，因為谷蘭是湖南人。後來因病，魯彥纔到桂林求治的。醫藥費用去二萬元，這對於一個中國的作家在當時實在已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了。

我在民國十一年就認識了魯彥。當時我因鄭振鐸的介紹，到長沙嶽雲中學和第一師範學校去教書。我只有二十一歲，恰如法國都德所寫的「小物件」，破題兒第一遭教書。我醉心於文學，對於喜歡文學的同道，常奉獻我的最大的熱忱去與他們交遊。因為魯彥是同道，很快的我們就認識了，並且過從甚密。

在長沙有一所平民大學，這大學設在瀏陽門正街，就在莫泊桑小說集的譯者

李青崖寓所的隔壁，校長是羅敦偉，與易家鎮以合編新婦女的刊物在泰東圖書館出版著名。魯彥和韋鐵民都在這個學校裏教書。魯彥住在宿舍的樓上，鐵民則住在樓下。敦偉拉我去教文學概論。近代文學叢談（新文化書社版）上面的文學概論就是我當時的講義。我去上課時，課前後就順便到他們的房間裏去坐，天南地北的亂談。魯彥、鐵民也常到我那裏去。那時我住在嶽雲中學，他們來了，我便陪他們一同到附近的協操坪草地上去玩，鐵民酒喝醉了便載歌載舞起來，魯彥就吹着口琴和他的拍子。有時我們在一個小酒樓上縱談今古。我不會喝酒，他們倆却喝得很起勁。

魯彥的文章學的是魯迅，連筆名都與魯迅是同行輩的。一般的文學史常把魯彥歸入魯迅一派，稱為浙江的鄉土文學家，例如新編中國文學史說：「被稱為魯迅同派的作家有許欽文、馮文炳、王魯彥、袁錦明、胡也頻等。王魯彥所作小

說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不少，他的作品中都含着諷諷與悲憫的成分，這是他與魯迅相同的一點。他好描寫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農民的心理，刻劃極為深刻。茅盾稱之為近代中國的典型作家。」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云：「新文學運動發生以後，小說可以魯迅葉紹鈞作代表，同派的有許欽文王魯彥沈從文老舍黎錦明馮文炳王任叔等，他們取材是古老社會裏的人物，大都用諷刺或幽默的筆調寫出。他們純粹是寫實主義者，他們的手法是平淡而冷靜的。這是新文學前十年中主要的一派。王魯彥的作品，鄉土氣息極濃厚。跟王魯彥作風差不多，以鄉土文學擅名的，還有許傑王任叔。」

記得魯彥開始寫小說就是在長沙開始的。他曾經把他所寫的「秋夜」的開端朗誦給我聽，很是得意，（這也就是茅盾用方璧的筆名在「王魯彥論」中所稱讚的一節）大約頗受了愛羅先珂的影響。他又熱烈地稱頌顯克微支。彷彿顯克微支

的「二草原」也是他所喜歡的；因此他有時也寫寓言體的小說或神祕故事，有一個女生（周南女學姓譚的）學着寫了一篇，大約是寫一個夢境，在周南校刊發表，他也備極推許。他自己的最早的小說之一是「柚子」，柚子就是人頭的比喻。因為他所住的瀏陽門正是「瀏陽」（殺頭）的地方。他看過殺頭以後，就寫了這一篇柚子，同時他也正吃着極大的柚子。也許因為魯迅的小說多寫殺頭，如「藥」「阿Q正傳」「示衆」等，他受了影響，也就以此為題材吧。

魯彥是個孩子氣很重的人，很容易親近；他不知道虛偽的客套。他不但會寫小說，還彈得一手好琵琶；笙簫管笛之類，似乎也會吹的。我對於音樂是外行；可是，我就只是喜歡聽他的音樂。

他時常孩子氣的拿着一樣小玩具，例如泥做的插有羽毛的鳥繫在竹弓張着的線上，他拿着竹弓一收一放地逗女學生；背地裏跟我說起話來，總是異常憧憬